三十五年舊事湧上心頭
——悼念楊振寧先生

● 陳方正

10月18日楊先生平靜地走了。他已經度過一百零三歲生日，所以這並不意外，大家聽到消息，大都已經有心理準備。但對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的同仁來說，這仍然是意想不到的，因為早就預定的創刊三十五周年餐聚，恰好就是在一星期之後。而在他那麼豐富繁忙的一生之中，楊先生和我們這本小小刊物卻也有許多往來，為它花費過許多心力，是我們永遠不能夠忘懷的。

在1990年創刊之初，我們就邀請他加入編輯委員會，不但因為想仰仗他的大名，更因為我們本着「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這一宗旨，希望無論在觀點、立場或者所關切的領域上，都能夠做到兼容並蓄，避免成為一份同人刊物或者文人刊物。當時楊先生和我們創刊的幾位朋友已經認識，但還沒有足夠信心，所以並沒有立刻答應，只是用心地為創刊號寫了一篇綜述物理學在二十世紀初革命性發展的英文文章。稿子翻譯出來之後，我覺得太粗糙，所以又用心細細修訂了一遍。誰知他並不欣賞，說：「哎呀，這不好，弄得太細緻了！」令我好生詫異，直到日後讀到他那句「寧拙毋巧」的座右銘方才恍然大悟。

過了三年我們再度邀請他加入編委會，這趟他欣然答應了，大概是覺得我們辦得很認真，水準也不差吧，但又提出，應該找幾位科學家參加。於是，在他的號召之下，陳省身、李遠哲、徐立之、王浩等幾位名教授也都加入了。不過他們很忙，大都無暇執筆，只有王浩先生開頭很熱心，興致也高，一口氣為我們寫了兩篇討論人、電腦和靈魂之間關係的文章，發表於1993年初，恰好是人工智能（AI）ChatGPT石破驚天地出世之前三十年，如今回顧，真不勝滄桑之感。

但楊先生可不一樣，他是非常認真的：只要人在香港，幾乎所有的編委會活動他都參加，而且必然積極參加討論，提出各種問題和意見，使得會場氣氛緊湊和熾熱起來。他提出來的一個重要建議，就是在刊物中加設一個「科技訊息」欄目，報導最新進展。這很有意義，但在座同仁大都出身文科，所以面面相覷，不敢應承。事後我再三考慮，終於擔起了這個任務。它很費功夫，從瀏覽刊物、選擇題材、擬稿、配圖，以至修訂成文，每期都得花上七八天功夫。然而，自1994年2月號刊出後，反應卻非常之好，我自己也很得益，記得像「玻色－愛因斯坦凝聚體」（Bose-Einstein condensate, BEC）初次

製成那個大新聞，就是我第一時間告訴楊先生的。無論如何，到了世紀之交，我感到力不從心，無以為繼，就只好讓此欄目無疾而終了。

除此之外，楊先生還是我們最熱心的作者之一，在《二十一世紀》上一共發表了十二篇文章，其中〈對稱和物理學〉和〈美與物理學〉仔細闡述了他對於物理學整個領域的根本和全面看法，〈父親和我〉、〈鄧稼先〉、〈追念秉明——在熊秉明葬禮上的講話〉等篇紀念了他最親近的人，此外還有數篇關於當代科學偉人的追述和紀念。這些文章有一半收入了他後來所編的文集之中。然而，這本刊物以多元和包容為理念，楊先生在有些問題上難免和我們出現分歧，他輩分和地位雖高，卻大度寬容，所以我們的整體合作從未受影響。回想起來，這實在是極其幸運和難能可貴的。

楊先生對我們這本刊物還有一個重要看法，也可以說是期望，那就是它的真正影響並不取決於一時聲望和水準，而要視乎其生命力：用他的原話來說，就是「一本好雜誌的影響力比不上一本不那麼好但辦得更長久的雜誌」。當初他對我們的期望並不高，認為真能夠辦到這本刊物以之為名的二十一世紀就很不錯了，所以我們慶祝創刊十周年的座談會和創刊二十周年的晚宴他都興高采烈地參加了。

不過，他看得很準，講的話也完全沒有錯：把一本刊物長期辦下去是很不容易的。《二十一世紀》在創刊之初一帆風順，因為高錕校長高度認同它的理念，所以大學校方大力支持，我們得以動用中國文化研究所的資源來辦這本並非專業性的刊物。在高校長退休之後，形勢起了微妙變化，校內其他學術單位的資源需求造成了對於此刊物間接但不斷增加的壓力，而在我退休之後，壓力更有增無已。到了我們創刊三十周年之後，由於大學和所內的人事更迭，壓力更從間接變為直接，此時楊先生也行將慶祝百歲華誕了。在此關頭，正是由於楊先生的主動和大力支持，我們方才得以度過困厄，將此刊物依照它的一貫面貌和風格繼續辦下去，而那也正就是我們能夠在剛剛過去的10月底舉行餐聚以紀念創刊三十五周年的原因。

《二十一世紀》辦到今天很不容易，但要令它適應時代劇變也同樣困難。在創辦之初，本刊能夠得到認同是因為它是難得的言論園地，以及它所傳遞的豐富信息。數十年過去，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全球地位已經發生無與倫比的重大變化，知識份子的視野不斷擴大，關注點也一再轉移；而與此同時，社交媒體和視頻的迅猛發展，也顛覆了大眾言論和知識傳播的模式。如何在這個翻天覆地的二十一世紀為《二十一世紀》定位，使它能夠在這個甚至人類命運也由於AI出現而備感威脅的時代找到新的意義，是本刊同仁所不得不面對的挑戰。楊先生走了，他在豐盛完滿的一生之中做過許多大小不同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參與和扶持《二十一世紀》，使它能夠來到今天。我們將接受這個挑戰，把這本來之不易的刊物繼續辦下去，使它在這個令人迷惑的世紀煥發新生命，以作為對楊先生的長久懷念。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前所長。